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隋煬帝豔史
第四回 不發喪楊素弄權 三正位阿摩登極

詩曰：高談闊論且從容，凡事須留一著鬆。

室裡豺狼誰引入？社中狐兔自遺蹤。

權歸臆斷心多悔，聽到偏私耳便墮。

褒得鹿兒非是馬，青蛇早已化為龍。

又曰：

一時慾火澆難滅，千載淫風吹不休。

試問玉人誰是主？夕陽衰草滿宮愁。

說話宣華夫人被煬帝逼迫慌了，忙忙的跑進宮來。不期走忙了，頭上一股金釵被簾鉤抓下，剛落在一個金盆上，噹的一聲響，猛將文帝驚醒。文帝睜開眼看時，只見宣華慌做一團。文帝因問道：「你為何這等驚慌？」宣華著了忙，一時應答不出，只顧低了頭去拾金釵。文帝又問道：「朕問你為何驚慌？怎麼不答應？」宣華沒奈何，只得亂應道：「不，不驚慌。」文帝見宣華光景古怪，隨叫到面前再仔細一看，只見宣華滿臉上的紅暈，尚兀自未消，口鼻中猶呼呼喘息，又且發鬆衣亂，大有可疑。再將手去胸膛一摸，只見心窩裡霹霹的亂跳，便驚問道：「大奇大奇，此中必有緣故。快快說合，朕不怪你。」宣華低了頭，半響不敢做聲。文帝大怒：「你惹不說，定有隱昧之情，當賜爾死。」宣華見文帝大怒，只得跪下說道：「妾蒙陛下厚恩，死生不敢相負，陛下不必疑心。妾若有隱昧之情，當天誅地滅。」文帝道：「既無隱昧之情，何不直說？卻道這般驚慌無措？」宣華道：「陛下龍體不安，不宜著惱，妾故隱忍不言；候陛下萬安時，一一奏聞，未為遲也。今若說合，倘陛下一時動怒，有傷聖恙，妾雖萬死亦不能贖也。」文帝是急性人，見宣華說話糊塗，便大叫說道：「你若講明，朕倒不惱。若是這等半吞不吐的，活活氣殺朕也！」宣華捱了一會，當不得文帝發急催說，料道支撐不過，只得含淚說道：「賤妾適欲回宮，走到分宮路口，不期適遇太子，將妾拉住，要行淫亂。妾心驚懼，拼死跑回，所以言辭失措，有觸聖懷，望陛下有罪。」文帝聽罷，氣得他目瞪口呆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宣華看見，驚得魂不附體，將文帝扶定，墮淚說道：「陛下請息怒，何苦為賤妾微軀，這般著急！倘有傷聖體，賤妾陷陛下也。」文帝才一口氣轉來，便大叫道：「有這等事！罷了！罷了！這畜生如何付得大事？枉廢吾兒楊勇，這都是獨孤後與楊素誤我。」遂命火速傳旨宣楊素來。左右領旨，連忙出宮去宣楊素。

卻說煬帝自調戲宣華，心下甚是慌亂。及見傳旨宣楊素，更著驚道：「宣楊素事體變矣，如何區處？」思量一回，再無計策，只得著人邀接楊素商量。此時文帝病已數日，百官無主，日日俱在朝房中問安。及見有旨宣楊素，便都一齊到午門外探聽消息。

卻說楊素領旨，隨著兩個內使，竟入宮來。才走到大興殿前，早有東宮近侍邀往說道：「太子在便殿中求見。」楊素此時正與煬帝交好，忽聽見要見，便留內使在殿上等候，竟先來便殿中見煬帝。煬帝慌接住說道：「父王病中昏亂，事將有變，奈何奈何？」楊素道：「事已久定，為何忽然有變？殿下不必著忙，在廷諸臣當自有公論。」煬帝道：「賢卿乃社稷元老，吾家家事，唯賢卿可以主張，何必在廷諸臣？」因執楊素之手，低低說道：「公能使孤得遂大志，孤定終身報公，不敢有忘。」楊素點首道：「殿下放心，老臣自有區處。」遂別了煬帝，走出殿來，依舊同兩個內使直入後宮來問疾，原來文帝著了這一氣，病體愈加沉重。睡在龍床上，十分悔恨。一見楊素，便大聲說道：「卿誤我大事！」楊素道：「陛下玉體違和，請自保重。不知老臣有何事誤陛下？」文帝道：「吾兒楊勇，好好立在東宮，卻攬撥朕廢了，便立楊廣這一個畜生！」楊素道：「新太子一向仁孝恭儉，別無異說，何今忽違聖心？」文帝氣忿忿說道：「好仁恭孝，平日皆假立名節，卿哪裡知道？今早欺朕有病，便潛伏在宮中，逼淫庶母，如此無狀，豈堪托以社稷？朕病在膏肓，料不能生。卿乃朕之心腹老臣，朕死後，必須仍立吾兒楊勇為帝，方見卿之忠義。朕死九泉，亦瞑目也。」楊素道：「太子，國之本也，國本豈可屢易？臣不敢奉詔。」文帝見楊素不肯奉詔，一時忿氣填胸，大罵：「你這老賊，明與楊廣同謀，抗逆君父，你欺朕病篤不能殺你？你若不聽朕言，朕死去為神為鬼，定要殺你以報此仇。」隨向左右大叫道：「快呼吾兒楊勇來！快呼吾兒楊勇來！」連叫數聲，喉中氣力漸微，猛回過臉去，向內不言。楊素見文帝病勢危篤，再加暴氣攻心，料不能生。自知立皇帝的權柄都在手裡，不怕煬帝不求他。便拿出好雄的氣息腔板，見文帝氣息奄奄，全無一毫悽慘，轉洋洋得意走出宮來，賣聲說道：「好個皇帝位兒，還不知是誰人有福消受。」煬帝在宮外差人打聽，聞知楊素說合這話，心下十分慌忙。急急迎進宮來，接著楊素問道：「勞卿費心，事體不知如何？」

楊素見煬帝辭色驚慌，他也不呼殿下，也不稱老臣，轉冷冷似答不答的說道：「這都是郎君自做差了，非干我事。」說罷，不瞅不睬，竟自要出朝去。慌得個煬帝慌忙以手攔定說道：「楊廣蒙賢卿提挈之功，得有今日；今富貴咫尺，正好圖報賢卿；賢卿若以楊廣不才而見棄，則卿從前一番辛苦，皆置於無用之地矣，豈不可惜！望賢公三思！」楊素道：「我為郎君費了多少口舌機關，方得到此地位；不料郎君如此淫蕩，惹出這場事來。聖上已有旨，仍立楊勇，教我如何違背？」煬帝道：「楊廣不才，實負賢公。然賢公豪傑之士，必不忍自負；況太后在日，曾以不肖托賢公，望賢公始終玉成，不獨楊廣終身感戴，太后在九泉之下，亦佩明德於不朽矣。」說罷，就忙忙要跪將下去。楊素徐以手挽住說道：「殿下請起，何必如此？我非不為殿下設謀，但恐一動手，便成千古罪人。且慢慢再作計較。」煬帝道：「事急矣！倘若延捱，百官打聽得改立消息，便有許多議論；況且吾兄禁錮在內史舍中，去此不遠，倘有希圖富貴者，奪門請立，又未免要生出事來。不獨楊廣有礙，即賢公亦吾兄之仇也，不可不慮。」楊素笑道：「有老夫在此，誰人敢輕舉妄動！既是殿下如此傾心，只得一發成就了你吧。」遂向煬帝附耳低低說道：「只須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」煬帝聞言大喜，忙點頭說是：「是！是！是！」隨吩咐東宮官張衡，叫他入宮侍疾。

原來張衡乃煬帝心腹，聞言解意。領了命，竟大踏步直入寢宮而來。此時文帝病已十分沉重，叫一會吾兒楊勇，怨一會獨孤誤我，罵一回殺這老賊，又昏昏沉沉睡去。左右近侍，雖然聽得，都曉得楊素與煬帝的手段，哪個敢替他傳旨？可憐文帝一世梟雄，性如烈火，想當日篡位時節，何等威勢，今一旦臥病，也落在奸人之手。後人有詩感之曰：

當年只道臣如虎，今日誰知子似狼。

多少英雄都使盡，不知天意有商量。

文帝昏臥龍床之上，唯宣華與容華二人守在面前，欲要替他傳旨宣召楊勇，又沒這大力量；欲待不理，心下又十分慘傷。二人只是相對掩淚而哭。張衡進得宮來，看見文帝奄奄昏睡，宣華她們悽惶無主，便宣言說道：「聖上無故暴疾，卻將太子讒逐在外；外面文武百官，俱紛紛議論。聖上倘有差池，恐怕二位娘娘不能辭其責！今日到此地位，尚不知迴避，豈必欲斷送了聖上之命，方才罷手？」容華夫人被張衡這幾句話嚇得啞口無言，慄慄驚戰；只有宣華夫人含淚說道：「妾等受皇上深恩，恨不能以身代死，倘有不諱，敢望獨生？若要追究懷異心之人，天地鬼神，自然昭鑒，汝何必多言！」張衡道：「有無異心，明日百官自有公論；但娘娘死節，此時還略早些。且請稍退一步，讓皇上靜養，就死也不要死在宮妾之手，壞了皇上一生的英名。」宣華與容華曉得張衡是東宮心腹，料道拗他不過，只得向文帝龍床邊拜了幾拜，帶領眾姬妾們，哭回後宮而去。

卻說煬帝與楊素在便殿立候消息，張衡去不多時，只見幾個內使慌來報導：「不好了！萬歲爺一霎兒喉中啾啾有聲，奴婢等連連呼喚，已不能答應，望千歲爺做主。」煬帝與楊素聞言，即忙同人寢宮來看。及走到龍床邊時，文帝早已嗚呼崩矣！正是：

道德無喪亡，仁義有終始。

可歎強梁君，不能保其死。

煬帝看見文帝已死，便放聲哭將起來。楊素慌忙攔住道：「哭乃小節，殿下勿得過傷，且商量國家大事要緊。」煬帝果是納諫如流，就當真的不哭。因問道：「父王既崩，少不得就要停喪白虎殿，有何商量？」楊素道：「若就發喪，倘或風聲漏泄，百官講長講短，又爭執起來，卻將奈何？」煬帝著驚道：「若如此，卻怎生區處？」楊素道：「時不再來，機不可失；差之毫釐，失之千里。依臣的主意，莫若宮門上傳一道旨意，不許走漏駕崩的消息，捱過今夜，明早五更裡，待老臣草成一詔，先扶殿下登了大寶，鎮定了中外人心，那時再計儀發喪，未為晚也。」煬帝大喜道：「非賢公深謀，慮不及此。楊廣何幸得蒙如此造就！」隨傳令旨，吩咐各門嚴禁，不許眾官私出，倘有走漏宮中消息者斬。二人計議定時，天色已漸昏黑。煬帝就要留楊素在宮中同住，楊素道：「不可！老臣若在宮中宿了，外邊這些官員一發著忙，還得老夫出去，安慰他們，方保無虞。」煬帝道：「賢公見教極是，只是孤放心不下，奈何？」楊素笑道：「老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只要殿下知恩報恩。」煬帝道：「楊廣非草木，賢公高厚，安敢忘也。」言罷，叫左右點金絲提籠二對，親自送楊素出朝。楊素才出得午門，早有兵部尚書柳述、黃門侍郎元岩一班文武官員接住問道：「聖上病體如何？」楊素答道：「聖上乃勤政辛苦，御體勞倦，無他大病。今靜攝數日，已安泰如故。適才有旨，明日視朝，諸公當具吉服稱賀。」眾官聽見楊素說文帝病好，都以為確信，一齊歡喜散去，準備早朝不題。

卻說楊素回到府中，連夜將遺詔草成，又暗暗的傳出將令，差五百名御林軍，各帶利器，明日早朝，午門外埋伏聽用。楊素打點諸事不題。卻說煬帝在宮中，這一夜肚子裡有三分憂，七分喜，倒有十分相思。喜的是大議已定，皇帝已七八到手；憂的是楊素性情夸怪，捉摸不定，恐一時更變；相思是想宣華夫人，同在宮中，不能相親。欲要到後宮去淫蕩一番，因是個人心驚疑之際，又恐怕激變了事情，只得抵死的熬了一夜。不覺疏星殘月，絳幘雞人報曉，正是那早朝時分。怎見得？有《賀新郎》一詞闕為證：

九重天■，曙光開，紅雲縹緲，殘星猶在。長樂鐘鐺煙柳，因畫角一聲花外，漸露出，皇家氣概。金殿玉階丹鳳闕，曉氤氳，都被香煙霧，瞻庭燎，深如海。

鏘鏘齊響鸞聲，一霎時，萬國衣冠，九州車蓋。咫尺天顏敢褻越，禮樂文章等閒殺。夔夔，百官擁戴。日色初臨丹出，淨鞭鳴，彷彿聞天籟。山呼向、螭頭拜。

煬帝聽得鐘動雞鳴，忙忙起來梳洗。左右見文帝已死，舊太子已廢，新皇帝自然是煬帝，敢不奉承。隨將平天冠、藍田帶、袞龍袍、無憂履，八般大禮，打點得齊齊整整，奉與煬帝。煬帝因楊素未曾入朝，心下終有幾分狐疑，不敢就穿戴起來。隨吩咐道：「且拿到大殿上伺候。」自家照舊是東宮服色，帶領許多心腹中官，到閣門內等候消息。卻說文武百官，盡道文帝病好臨朝，不敢不來。都穿了吉服，具了賀表，望陸續到朝房等候。等夠多時，全不見響動，又恐失了朝儀，都照官職排列丹墀，只等聖駕一到，便好行禮。煬帝在閣門內望見，心下好不慌忙，眼巴巴只不見楊素到來，哪裡敢做一聲！外邊又等裡邊，裡邊又等外邊，兩下裡都等得個心焦性急。只等到天色平明，楊素方才坐了花藤大轎，呼喝而來。到了朝門，下了轎，也不與百官接見，大踏步竟自直入宮來。煬帝慌忙接住，說道：「有累賢卿，銘感不盡。但今日不知何故，百官都齊齊在朝，恐有意外之變，萬望賢卿留意。」楊素笑道：「有老臣在此，不消多慮。」遂同眾內相一齊簇擁著煬帝，直到大殿上來。

此時殿上珠簾高卷，銀燭輝煌。外邊望見殿上御香浮動，人影縱橫，只道是文帝的駕到。那些鴻臚寺並糾禮伶樂等官，就要奏樂唱喝，眾文武就要跪拜行禮。楊素看見，忙出殿外，走到滴水簷前，高聲說道：「大行皇帝昨已宴駕，今有遺詔立太子楊廣即皇帝位，百官敢有不從者斬！」隨於袖中取出詔來，叫翰林承旨官宣讀。百官聽了，俱各大驚失色！倉卒中沒做理會，都只面相相覷。雖有幾個舊太子的臣僚心中不忿，要出來做對，因見朝門外有許多羽林軍圍護，又見楊素氣昂昂在殿上指手劃腳，知道他們已有成謀，如何敢輕易動手。大家捱了一會，早有幾個獻諛的臣子出來奏道：「太子久已正位東宮，德望素副天下，又有大行皇帝遺詔，自當高登大寶，臣等快睹天顏，不勝慶幸，誰敢不服！」楊素聞奏，即轉身說道：「既先帝有詔，又臣民擁戴，天下不可一日無君。今日吉時良就，請登大寶。」隨命左右將八般大禮，奉與煬帝。煬帝也未曾推讓。早有尚衣太監走近跟前，一一都替他穿戴起來。穿戴完了，楊素即請他升那九五之位。煬帝只因文帝死得曖昧不明，良心中十分驚悸。又見眾臣子洵洵階下，又乍穿戴起這些法物，況廟堂之上，赫赫昭昭，怎不畏懼！走到跟前，忽不覺神情惶悚，手足慌忙，那御座又甚高，才跨一隻腳要上去，不期被階下一聲奏樂，心虛之人，著了一驚，把捉不定，那只腳早踏了下來，幾乎跌倒。眾官人看見，連忙近前攙住，就要趁勢兒扶他上去。這也是天地有靈，鬼神嫉憤，煬帝腳才上去，不知不覺忽然又踏將下來。楊素在殿前看見光景不雅，只得自走上來，楊素雖然老邁，終是武將出身，有些力量，分開左右，只消一隻手，便輕輕的把煬帝攙上御座。下面百官看見，一個個都掩面嗟呀，低頭歎息。正是：

莫言人事宜奸詭，畢意天心厭不仁。

任有十年天子分，也應三被鬼神嗔。

楊素既手扶煬帝登極，即走下殿來，率領眾官朝賀。煬帝在龍座上坐了半晌，神情方才稍定。又見百官朝賀，知無異說，更覺心安。俟朝賀畢，便傳旨道：「朕實不德，上奉先帝遺詔，下念臣民擁戴，謬登大位，凡有不逮，尚望眾卿輔佐。」群臣同奏道：「陛下乾德龍飛，允合天心人望，臣等欣慶歌勝，敢不■是效。」煬帝大喜道：「朕新御宇，諸卿合當進爵。」遂傳旨冊立蕭妃為皇后；越國公楊素，晉封上柱國，賜金花一對，彩緞十端，玉帶一條，緋魚一襲。虎賁郎將段達，加升中門使，掌管四方意奏。其餘大小官員，俱晉升一級，賞賜有差，群臣一齊謝恩。煬帝又傳旨，著客官議行喪禮吉禮，及各該行事宜。眾官領旨，俱照舊例斟酌詳明。一面停喪，一面掛孝，一面寫喜詔頒行天下，一一俱條陳妥當。

煬帝見諸事舉行，隨傳旨百官散朝，獨留越國公楊素，上殿議事。百官聞旨，俱各紛紛退出，唯楊素一人，走上殿來。煬帝忙叫賜坐。近侍隨取錦墩一顆，與楊素坐了。煬帝舉手稱謝道：「今日賴賢卿大力，得遂朕心，朕之富貴，卿之富貴也。決不敢相負。但只是吾兄楊勇未除，斬草留根，朕尚不能高枕。望賢卿施一妙策，消此心腹之憂，方為萬全也。」楊素道：「這有何難，只消費得一道敕書耳。」煬帝沉吟道：「朕才登極，便赦兄死，恐怕百官不服，反惹起釁端。」楊素笑道：「何必定要陛下，待老臣寫出來看。」隨命左右取過筆硯黃麻，就在御前寫起一道文帝遺下的假敕書。上寫道：「賜庶人楊勇死。」煬帝看了大喜道：「賢卿智略，妙入神矣！」隨差一個心腹內使齎了，飛馬到內使舍賜賚太子死，就同楊素坐在殿上，立等回旨。那內使領了敕書，不敢停留，忙到內使舍，將一個舊太子生生勒逼死，走馬回宮繳旨。煬帝見楊勇已死，滿心歡喜，對楊素說道：「賢卿為朕又唾手除了一患，計莫妙焉，功莫大焉，此生富貴，卿不必憂矣。」楊素笑道：「臣無心圖富貴，但恐富貴來逼臣耳。」說罷，方才起身辭了，竟大踏步直馳丹墀而出，煬帝亦立起身來相送。見楊素去遠，然後命駕還宮。此時煬帝已立為天子，回宮的光景與出來時大不相同。但見：

金輿侍從，玉輦縱橫。金輿侍眾，鸞旗影裡，簇簇六龍為御；玉輦縱橫，魚貫叢中，雙鳳和鳴。花迎禁簿，玉階瑞靄紫微臨；柳拂宮旗，金殿神雲紅日近。滾滾御煙引道，香接九重；飄飄仙樂分行，響歸三殿。貂監希權，一路上爭擊銜錯；羊車望幸，六宮中盡捲珠簾。真是從來不識帝王貴，今日方知天子尊。

煬帝駕到正宮，早有宮中的掌朝太監並一班有職事的才人世婦都來磕頭，朝賀新天子。煬帝大喜，隨吩咐道：「職事俱照舊掌管，不必更換。」又將些金錢幣帛，賞賜眾人。眾人各謝恩。不多時，一宮宮、一院院，接連不斷的俱來慶賀。煬帝受朝了半晌，只不見宣華一人，便問道：「宣華如何不來朝賀？」只因這一問，有分教，宮闈中又添出千古的一樁話柄。正是：

懷惠無親天下笑，新台有賦古今羞。

長門多少閒姬妾，偏向先皇枕席求。